

本土文本

阳台上的菜

(小说)

□施 勇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万物相爱

(组诗)

□吴 华

冬日暖阳

一上午
太阳像踩着楼梯
向下的天使
给每一家每一户
送一盏温暖的火炉
楼下的女人已等不及
抱出被子
早早晾在了阳台上
缀着蓝白条纹的
像是一朵白云
裹着一小片天
落在我的脚下
我站在窗前
等阳光路过
像等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与我相拥

春天的早晨

住在怀里的鸟
伴着一只斑鸠的新喉
一同醒来
穿过玻璃门
照在房间墙上的阳光
像一个人
隔着尘世
送来的早安
放不下的
梦里的忧伤
我把她们
交给枕边的一面镜子
关于生活
我还有纷纷的欲念
像窗下的那棵玉兰树
被风吹乱的叶子中间
无数将开的花朵

春花有姓

早春里的花
像一群娇弱的女子
不经雨淋不经霜打的模样
她们开着
在阳光下
在二月的冷风中
红是红 白是白 粉是粉
清晰分明
花朵眼中的天空
大地与人间
应该是庄严的
那份庄严
值得她们郑重地
说出每一个
无可替代的名字

雨水

没有意外
节气的雨水中
会生出
蝴蝶 蜜蜂 蜻蜓的翅膀
不设悬念
潮湿的土壤中
会长出亮眼的新绿
还有万株红紫
许多的事物
在一汪春水中
慢慢敞开自己
只有一树的梅花
选择在此时退隐
隐到一场雪的更深处
像一个洞悉了世相的人
躲在时光背后
安静地看
风吹散云 云落成雨

春色匀分

从屋顶斜越到马路上
又从马路上飞到
一棵无花果的枝上
再降落到
一片青菜叶子上
忽上忽下
或东或西
是春天
让一只鸟如此忙碌
是神的意志
请一只鸟将它翅膀上
载着的春色
匀分给
石头 大地 人间
还有路过人间的我

月亮

在她温柔的目光里
我的心事如水
在她宽阔的怀抱里
我的每一寸忧伤
细小而甜蜜
每个白天
都有一颗起伏的心
在汹涌的世事里
翻卷成碎片
唯有月亮
在夜晚
用无边无际的耐心
一点点拼凑着
让每个清晨
住在里面的爱依然完整
如她
夜夜的新辉

母亲

我的母亲
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屋里到门外
一根拐杖
拿起又放下
从不示弱的她
不愿被异物支撑着她的身体
院子里的青菜西蓝花
侍弄得一颗比一颗茁壮
一家人的一日三餐
依然照顾得荤素有致
一次次
母亲将腰努力直起的样子
像一场大雪后
一棵老树上
重又舒展的枝条
布满沟深壑的脸上
她坚强的笑容
像被又一轮春风
吹开的
一根枯藤上的新花

春来早

还是数九天气
服装店的橱窗里
已经换上春装的模特
淡淡的鹅黄
像二月的迎春花
浅浅的嫩绿
像三月的草坪
如果
我站在那些模特儿中间
我便像是春风的指路人
如果
我带着其中的一件回家
我便提前住在了
春天里

万物相爱

蝴蝶的翅膀
沦陷在春天里
风抱着芦苇
在岸堤起舞
冬雪无所忌
倚在梅枝上
细雨打湿石上的青苔
在人间
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看万物在相爱中
彼此消长
在她们中间
我愿意始终是一个看客
目光如大海
所念皆花开

愿是一棵蒲公英

阳光色的花瓣
收藏我在人间
细碎的心思
风之所向
就是我梦中的远方
落进的哪里土壤
那里便有
我崭新的庭院
如果恰巧
落进一个人的眼底
我就变成一把小伞
为他遮挡季节里
变幻的忧伤

地方断了。”

沈汉文临走时，老郭黯然道：“下次你来，我恐怕不在这儿了。”

“不住这儿，去哪里啊？”

“房东看我这样子，说要收回房子，不租给我了。”老郭说，“我儿子说，实在不行，就去养老院，那儿服务好。”

“嗯嗯，孩子们也忙，各有各的事，还是去养老院好，那儿有人照顾。”沈汉文点点头。

“要是像朱美玉那样就好了。”老郭幽幽说道。

沈汉文无言以对。拆迁前，朱美玉的屋子就在沈汉文家后面。老太太八十三岁，还能自个儿耕地收种，看上去身体健朗。谁也没料到，在签完拆迁协议不到一周突然走了。老哥们谈起她，都说老太太聪明，早不走晚不走，签到了补偿款和安置房才走，一没给子女添麻烦，二还为子女涨了财。

回到租住的地方，沈汉文呆坐了好长时间。到了中午也没心思做饭，和衣靠着床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沈汉文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小时候，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父亲带着他去镇上赶集。这雾真大，连父亲的脸都看不清，只觉得一只大手牵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前。集市沿着街道两侧摆开，绵延向前，总走不到底。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在雾中若隐若现。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经他眼前一晃而过，迅速隐去。在一个售卖竹编小动物的摊前，他忍不住停了下来，摊主正用草绳缠绕竹篾，缓慢地编织一件东西。那东西逐渐有了样子，身体、脚、头部、脸，是一只长着人脸的羊。那脸赫然就是老郭的脸！沈汉文害怕得转身就要走，回头已不见了父亲，他一下子慌了神。摩肩

接踵的人群如一堵厚实的高墙，屏蔽了他与父亲的联系。

老年机的铃声特别嘹亮，把他从惊惶中解脱出来的是儿子沛林的来电。说晚上过来吃饭，让他多煮点饭，菜就不要准备了，他们带过来。虽然乡下的院子没有了，儿子儿媳还是保持着周末陪他吃顿饭的惯例。

沈汉文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到了四点半再淘米煮饭差不多。多出来的这一段空当，他准备摘些菜给蔡老师。蔡老师的女儿在美国。前些天中秋节，女儿给她寄来了两盒月饼。那天，沈汉文和小区里的几个老年朋友坐在蔡老师车库门前闲聊。蔡老师拿出了月饼，给他们一人一个。笑着自嘲：“我丫头真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特产，还非得从美国买了寄过来。”大家都说，这可不一样，是丫头的孝心啊。

沈汉文知道，蔡老师就一个女儿，十五年前留学美国，毕业后在那儿安家落户。这十几年，就回来过两次。一次是结婚办宴席，一次是她爸爸去世。住在104的梁老太有次说，蔡老师这女儿算是白养了，这么远，老了还能靠得上吗？

这一点，蔡老师倒是看得通透。给完了月饼，蔡老师又说，只要丫头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她不求什么。

“以后会去美国养老吗？”沈汉文问。

“干吗去美国？在这儿不是挺好？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不要总想着靠他们。”蔡老师说。

不靠他们，那靠什么呢？蔡老师没有说下去。

生菜的叶片很嫩，像一嘟噜碧绿的花朵，轻轻一拔就握在了沈汉文手中。它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老伴在的时候，经常用它烧汤，生菜叶

三月的郊外无需门票

□李新勇

深处不知名角落里低吟浅唱的斑鸠和鹧鸪，合唱团一般，唱出了春的情绪、春的爱恋。

这季节，城里人仿佛选择了一场逃亡，从市区奔向田野。身后是一片退缩的高楼大厦，上紧发条的生活跟墙角的残冰一样，瞬间融化成一摊温润的春水。

把身躯摊在三月的青草地上，尽情打开四肢，让风揉乱长发，拂过脸颊。让三月馥郁的花草香在鼻孔里漫漶，让三月的各种鸟鸣，包括风摇动春树的嘎吱声、牛哞、蛙鸣，流水般灌注到耳朵里来。

如果遇上一场雨，无论大小都再好不过。在无边的田野上，

让我们自由地穿越到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西塞山前，白居易“浅草才能没马蹄”的钱塘湖边，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烟雨楼台，辛弃疾“梦回人远许多愁”的玉楼，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瓜洲。

这季节是那么适合朗诵。面对五彩斑斓的田野，读余光中：“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多情的表妹，走在柳堤。”范蠡和西施在浅浅的思念和哀愁中复活了，他们越阡度陌，携手走在烟雨江南那长相厮守的旅途。或者读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复活了”，他们长发齐肩，像一群涉世未深却心怀天下的少年，用忧郁

林间半日

(散文)

□孙 剑

态，一丛丛一簇簇分散在树木之间。一棵折断的枯木横斜在林子里，那个“斜”字，诗文里总能生出诸多意境。“一带帘间月，斜穿枕上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果入画，一定催生了生命的无限想象。还有一些罾龙虾的绿色地笼，仿佛完成了夏日的使命，此时随意躺在茅草里休憩。虫子里一声不吭，仿佛都已经入睡。偶尔，一两只灰雀划过，在树枝间来回跳动，落下脆生生的几声音符。

我梦里有时会出现我待过的北方，秋冬过渡的季节，白桦

林，夕阳，马匹，赶集……总像画面在心头定格，因此对林子也情有独钟。

做设计的雷先生想必喜欢这样的灰调子。和他讨论装修，问他窗帘颜色，灰加黄。问他卫生间地砖颜色，白加意大利灰。地板？橡木灰……他脑子里占据了他所说的的高级灰。他说，那种灰感官上简约整洁却又显得优雅高贵，游走于时尚前沿，又有接近自然、融于生活的纯粹。

在那种纯粹里，仿佛抚摸着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每一条纹理，静静地看每一道岁月的痕迹。

的眼神打量迷惘的世界，突然，一转身，将理不出头绪的世界暂时抛在脑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者读默雷克：“我躺在春天的小山上，白云变成我的翅膀，一只小鸟在我前面飞。啊，告诉我，孤独的姑娘：你在哪里？让我留在你身旁！”

最好的状态，是忘掉所有的文字，所有世俗的存在，把自己干干净净地交给春天，把眼前的阳光，当作世界元初的第一缕阳光，把眼前的田野，当作世界元初的第一块田野，从零开始，给万物第一次命名，让万物予人第一次感知……这情景，想想都是那么令人快乐，给人说不出的冲动和勇气。

面对这样的林子，他又是如何构图呢？疏密有致的树林远处，掩映着一些白色红色小楼，虚实变化丰富而凝练，有农人在有节奏地翻地，在灰色的调子上，红色的头巾和小楼的红却又有了暖色，是色与光的律动吗？

一切充满神秘和生命力。

北风没来的日子，萧瑟，刺骨……这些词语一概用不着。